

相思红

范若丁



相 思 红

范 若 丁

花城出版社

相 思 红

范若丁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3插页 150,000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410册

书号: 10261·977

标准书号: ISBN 7—5360—0059—6/I·58

平装定价: 2.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散文集，以其朴实的文笔和诚挚的带有浓厚怀旧色彩的感情，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和生活历程。

书中有作者对往事的追忆，对祖国和故土的眷念，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写照，和与作家们交往中留下的印象……既有对美好人生的礼赞，也有激情过后的反思。情感细腻，文思隽永。



作者像

目 录

序.....	杨 沫	1
小院.....		5
风沙.....		14
云中的笑声.....		19
积雪.....		24
车站.....		30
淡淡的记忆.....		36
我们这一代人呵.....		44
胜利的遐想.....		50
桥的梦.....		55
灯塔与歌的回忆.....		60

火杜鹃.....	65
苦丁香.....	71
梦系桃金娘.....	80
京华唱晚.....	88
赶花.....	97
开江.....	105
在第二松花江上.....	111
啊，北大营！.....	118
桃花雪.....	126
路树.....	135
北花.....	139
折粮石.....	142
小游瀛台.....	148
终识庐山真面目.....	153
少室山阴.....	159
旅顺采浪.....	169
石语.....	179
偶访林森藏骨塔.....	188
花城两忆.....	194
三月黄花.....	202
湾仔花香.....	208

隐没了的小镇.....	215
老屋.....	222
这也是一个童话.....	229
相思红.....	237
童心上一片不凋的绿荫.....	242
孙犁印象.....	252
兄长.....	257
初见杨沫.....	263
与高晓声夜谈.....	284
莫道散文不是诗.....	288
后记.....	292

序

杨 沫

有时，我也写散文，并喜欢读散文。我感到能写好一篇散文不容易，能读到一篇好的散文也不容易。

我认为，在各种文体中，散文更接近诗；与小说相比，散文更着重于写情。一篇好的散文，无论是直抒胸臆，即景生情，托物言志，或发幽阐微，总不能离开一个“情”字。我读过许多范若丁的散文，它们之所以能引起我的共鸣，使我受到感染，正因为它们有深厚的感情蕴含，不乏这个“情”字。

在范若丁的散文作品中，无论是对个人生涯的回忆，是对民族历史的反思，还是对祖国灵山秀水的咏歌，都含着一种深沉而喷涌的感情，读之给人一种沉痛感或激越感。他写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他写的雪

不是一般的雪，是一种透着暖意的雪；他写的花不是一般的花，是一种不承认严冷的花；他写的北大营，不是一般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北大营；他写的庐山，也不是千百人写过的庐山。……由于范若丁的不平常的家庭出身和曲折的生活道路，他的散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在范若丁的散文中，最感动我的是那些写他参加革命后的心情、感触的篇章。他爱那战斗的生活，依恋着那生活，在他写那些生活历程时，都带着深深的感情。我想，他写这段生活时，是含血带泪地沉浸在回忆中的。在《胜利的遐想》中，他由一幅画想到战争，想到胜利，他写道：“呵，胜利，这是一个多么美丽而闪光的字眼呵！”“在胜利面前，要低下头。不是为了膜拜，而是为了想想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和尚待去追求的一切。”读着这些文字，我的心情不由激荡起来。因为我们虽然可以说是两代人，我参加的是抗日战争，他参加的是解放战争，我们年龄悬殊，遭遇不同，但是那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与怀念，却是相通的。对那艰苦生活的共同的洋溢着幸福感与自豪感的感情，把我这个读者和作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生活这个创作的源泉，使我的写作——除了小说，还有一些散文——几乎都是对于战争生活的追忆与描述。那种生活，使我感到人生的意义，感到生活的美，感到党和人民的美。这些美好的事物、经历，自

然成了我写之不尽的源泉。范若丁的散文（包括他的另一本散文集《并未逝去的岁月》）和我的写作是这样近似，是因为我们都是对于逝去的战斗岁月怀着深挚的感情在写。尽管我们都不能说写的很成熟、很完美，我们却是用真的心，真的情在讴歌。我们唱出了我们真心要唱的。有些年轻人也许会嘲笑我们，不理解我们干么对于那“老掉了牙”的日子还如此深深怀念和喋喋不休地述说。年轻人呵，假若没有那样的日子，我们的祖国将是什么样子呵？！今日的祖国，是千万人民用血与汗换来的。现在我们的祖国虽然还不够富强，但她是一个独立的大国，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她一定会摆脱贫穷落后，迅速繁荣起来，富强起来，走向世界前列。有识之士，都有这种信心。我们回忆过去，为的是使年轻读者知道胜利来之不易，为的是去争取更美好的明天。

若丁的散文，常能透过真挚的感情呼应，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我很喜欢他在《桥的梦》一文中写下的这几句话：

我无法忘掉年青时的梦想——那激励人心的梦想。如果生活的大江能够倒流，我愿意重新体验一下那个时代的激情。如果灾难再一次在江（鸭绿江）那边降临，我愿意跨过那座大桥，即使这次注

定该我永远躺在那边的土地上。

读着这些句子，我是按捺不住心的激跳的。

作者已不算年青了，但那颗年青的赤诚的历尽劫难而未灰冷的心，仍在激跳。正因为如此，他有激情，他的文章有激情，并能把这种激情传导给读者。

近些年，散文的名声不好，读者不欢迎。有些散文只求反映时代的急务了，成了应时文章；有些散文堆砌知识，貌深实浅；有些散文泛泛纪游，千篇一面，总之，这些散文很少有作者的情，很少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可以说这是目前散文创作的时弊。若丁的散文很少受这种时弊的影响，因之使人感到清新，感到一种令人喜悦的生气。

以上算是我给若丁的散文集《相思红》写的序吧。近二三年，出书写序之风似乎盛行起来，我怕别人叫我写序，因为我实在才疏学浅，不愿露拙，这是真心话，并非故作姿态。但有时，我也愿为比较年青的作家写点序文之类的文章，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真正地打动了我，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我所以为若丁的散文集《相思红》写了这篇序，亦为此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小 院

——寄在台湾的少年友伴

二门里那棵石榴树又开花了；开的是白花。你知道，那是一棵酸石榴。

我也是多年没回来了；三十二年，这是我第二次回到开封，第二次回到这座小院。

小院确实已经是太残破了，比起新建区的红砖楼，它显得古旧而寒伧。虽说几十年的风剥雨蚀使它面目全非，但我不难认出它。它依稀仍是当年的庭园，何况还有那棵石榴树呢？

在日本投降带来的那种短暂的欢愉和希望中，妈妈领着我们兄妹从豫南乡间回到这座旧宅。忽然外面传说，我父亲“投降了八路军”，小院笼上一层疑惧和不安

的阴影。就在这时，你跟着你父母来了，住在临街的四间客房里。我记得你们刚到时，妈妈要我唤你爸爸“苟老伯”，唤你妈妈“苟伯母”，还交代我好生同你玩，不要淘气。从小讷于言词的我，憋了半晌叫不出口。那时你父亲是个风度潇洒的中年人，穿件水獭皮领的大衣，斯斯文文地望着我微笑；你那肥胖的快活的母亲却哈哈大笑，把我们俩推出门口，要我们到院子里玩耍。

我带你走进二门，坐在石榴树旁的花坛上。你向我讲起你们家乡的桃、煤，还有裂个大嘴、子儿晶红晶红的石榴。……当然你们老家的石榴好啰。你比我大一岁，好像比我知道的事多得多。我也要讲点稀罕的。于是我讲了由豫南来开封过朱仙镇渡口，给我们拉车的一匹马在上船时掉进了黄河。十几个人拉它不出。挣扎在泥水中的马越陷越深，最后，我看到那双惊恐的突眼里滴出两行泪水，马哭了。……你有点吃惊，并且我感到你对我的“见识”也有点佩服。

你们要长期住下来了。不知算是周济，还是算付房租，每月你爸爸给我们两袋白面。就这样你们成了我家的“房客”。

过罢春节，我俩都考上了初中。你上中国中学，在南关外袁家花园；我在开封初中，在东司门。

你父亲是个文人，听大人们说他是军部的参议。那

时我不知什么叫参议，他好像很少去“办公”，每逢我到你们房里玩，总见他在写字。他的字写得很好。你曾告诉我，他还会画画，我不大信；可有一次无意间我在一个画展上看到了他的画，标价很高，居然还被人订下了，我吓了一跳。

那时，你父亲经常对我妈妈讲：“要和谈了，要和谈了。”好像这是对我妈妈的一种安慰。

可是仗越打越大。虽然马歇尔不断上庐山，仗还是越打越大。

大人们的情绪好像很阴郁。还记得吗？星夜，我那么多愁善感的大哥常常在花坛旁给我们讲诗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
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这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李后主后来就“客死”在我们这个汴京了。听着大哥悲怆的声音，望着石榴树枝间的繁星，在我幼小的心上，弥漫着一层惆怅与苦楚。好像你也是这样。

但是大人們的叹息，报纸上和大地上的炮声，似乎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们少年人的心情和少年人的欢乐。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小院里斗过多少次陀螺？弹过

多少次玻璃球？抖过多少次“空竹”？你抖“空竹”抖得可真棒！你能把飞转在绳子上的“空竹”抛起两丈，然后一转身又用绳子接住，你还会叫“空竹”爬杆，叫“空竹”在地面上旋转。……说真的，我心里真忌羨你。

我们常常去附近的包府坑。当夕阳慢慢坠到锯齿形的城堞那边，明丽的晚霞从黑沉沉的城墙上方映照着寂静的水面时，我们常常步行或骑自行车戏闹着来到水边。浓绿的发着腥味的包府坑，简直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杭州西湖。水中间那条土堤和堤中间那座朽了的木桥，不就是白堤和断桥吗？北边，延庆观的亭台，不就是雷峰塔吗？呵，儿时的幻觉呵，可以使一切美化！净化！深秋，在水草疏落的水面上，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野鸭，成千上万，回翔浮游。可惜没有船。我们常想象着把自行车驶在水波上的情景。有一年秋天下了一个多月连阴雨，包府坑的水漫进了我们的小院，我们把竹床翻转来当作小船，真地划了出去。但结果挨了我妈妈和荀伯母一顿好骂。

冬天，你还记得开封的北风凛冽的冬天吗？但冬天对我们另有一种魅力。我们坐在发出淡淡酸味的火炭盆旁读书，读高尔基的《草原上的人们》，读巴金的《家》，读《爱的教育》和《福尔摩斯探案》，读都德和张恨水。……有时我们停一停，静听风的呼号，街外卖烧饼油馍

的喊叫和从二门里传来的我表姐弹风琴的断续的音节。这些声音交织起来，有一种哀伤，但哀伤抓不紧我们天真的心。我们丢下书冲开风门，到小院去同地面上的白雪和瓦檐上的冰琉璃戏耍。呵，儿时……

那个星期天，雪下得真大！我们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到禹王台游玩。白雪掩盖了污秽的街道，白雪赶走了凶狠的伤兵和“救济总署”的美国吉普，白雪使一切归于纯洁、静谧，白雪把禹王台装点成真正的琼楼玉宇啦。那翠柏上积的白雪多美呵！我不知道何处还有这么白、这么美、这么温暖的雪！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儿时的那场雪。人们都说我爱雪，是的，我确实深沉地爱着故乡的雪。

在那个年代，小院的气氛是不能不发生变化的。

听说我父亲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讲话，痛骂“老头子”。大人们脸色阴郁而紧张。你父亲不再斯文地笑着用“和谈”来安慰我妈妈了。终于，警察找上门，把我妈妈带了去。

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父亲，当他再回到这座小院时，他已成了“国大代表”。

我们那么自然地疏远了。碰面时笑笑——一种不是孩子们应该有的不明朗的笑。

“国大代”开会的日子，我哥哥和表哥们故意把收音